

谁是 冒名顶替者

(美) 格温·戴维斯 著 石一 译



谁是冒名顶替者

〔美〕格温·戴维斯著

石 一 译

（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谁是冒名顶替者

上 下册

〔美〕格温·戴维斯 著

石一 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北郊华生印刷厂排版

丰台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17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380 000 册数：1-100 000

*

ISBN 7-300-00557-8

1·40 定价：5.95元

内 容 提 要

哈利突然悄悄地死了，直到两天后才被人们发现。于是对于他的死，引起了人们的种种议论和猜测。本书以哈利死后他的朋友们各自的“需要”为契机，生动地描绘了哈利身前死后的美国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万般风流。在这里，巧取豪夺者有之，弱肉强食者有之，挺而冒险者有之，自然，为钱而而卖笑者更是无处不有处处有，世态炎凉，人生险恶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究竟谁是生活中的“冒名顶替者”呢？这正是作者希望读者所思考的。

第 三 章

在十月底之前，路易丝就搬进了一所更宽敞的房子里。处在她这样位置的女人，得做很多的应酬和招待，从这一点看来，搬到这所房子里就显得更合情合理了。她和恰特都这么看。这所房子有一间正式的卧室，一个可以承办宴席的餐厅，它可以容纳几个人坐下来吃饭。还有一间小书房，在这里她可以听录音写她的新闻稿件。她的新闻稿件通过报业辛迪加已在八家报纸上同时发表。另一间卧室虽然不很大，但正好能放下恰特送给她的那张破桌子。这样要和那些大思想家们谈点什么，就不再有什么问题了，因为他们对玩游戏不感兴趣。从此以后，每个星期六都成了路易丝特有的“夜晚”。在每一个这样的“夜晚”，都能看到一些人围站在桌边，手里拿着弹子棒做好准备。他们当中有政治漫画家阿诺德·苏西蒙——同时也是一个“非小说畅销书”的作者；哈罗德·兰肯，他这人眼力不济，运气不佳，在游戏场上总倒霉，但他似乎总是满面悦色，兴致十足；皮特·戴西是个肖像画家，这个人生性活跃多情，很有魅力，已有好几个富有的年轻主妇为他而神魂颠倒。当他在城里的时候，就有一位新婚燕尔初入社交场合的好莱坞男演员，由于他的老婆总是

对他眉来眼去而先后五次吃醋找他。在游戏中还有一个常客不是合格的知名人士，她是一个面颊象苹果的妓女，名叫萨莉。这里有她，是因为她是一潭轰动一时的情水。也是因为好几个人确信她就是油画“圣戈莱特利”的模特儿，甚至还是萨莉·鲍尔斯画像的模特儿，尽管她看上去年龄还不很大。

房间的墙上挂着绿色的挂毡，上面零星地点缀着水晶石和金质装饰品。这些活计出自一位有名的装璜师之手，但做工有些草率，因为每个来访的人都要吹捧一番他的手艺，说能请到象他这样一位装璜师真是幸运之至，并问他能否得点现金收入，于是他开始纳闷了：把这所偌大的房子装饰一新却分文不取，难道是明智的吗？因此他没有善始善终。路易斯只好用八至十个有光亮的框架，把这段空缺处填补起来。那是几个职业演员的画像，是她从《时代》周刊妇女版上剪下来的非戏剧界的知名人士，如有一张是伊丽莎白·梅切特·斯莱德和罗纳德·里根的握手像，她称之为“风流人物画廊”，而且认为它和弹子房的迪恩特·摩尔式气派有点相称。同时她确信没有人会认为这有点盛气凌人的味道，因为没有一张图片是自传性的。但是在任何一个星期六，还是有很多张活生生的脸抛露在这所房子里。

这墙壁使她感到特别愉快，因为有时他们全部走了之后，房子里就空荡荡的。每当此时她就可以看看这墙壁上的画廊，重新使自己相信，她真的认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她以前从来没有收集过人物画，就是在她少年十几岁的时候也没收集过。那时候所有能称得上最棒的人物好象都是好莱坞的，但她没有把她最喜欢的人物图片贴在墙上。她以前只

把她妈妈的照片挂在她的床上，一张是她妈妈在船长的舞厅里穿着饰有金属图片的长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她妈妈在巡航船上穿着一条随便的白色短裤正在玩跳板游戏。

在那张照片上，她妈妈看上去很有激情，白白的牙齿在棕黑色的外衣的映衬下忽闪忽闪的，是照片中其他所有人的注意目标。她和所有的电影明星一样好看。让路易丝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她必须把照片挂在一张广告画的底下，因为如果她父亲看到了墙上的照片，他会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她家附近，弗尔德夫人是唯一的一个逃走且抛弃家庭的女人。路易丝并不认为自己被遗弃了，因为每个星期她都能收到一份礼物，是从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地方寄来的，有点象迈阿密海滨，象是她女朋友科里对她的关照。费尔德夫人知道不能给家里寄送任何东西，因为路易丝的父亲若是知道了，他会象疯子一样拦截所有的邮件，把东西撕扯得稀烂。有两次路易丝收到了照片，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她把它们悄悄地藏起来。甚至有一次她还收到了一封充满爱意的解释信。“我不能再象那样下去了”，费尔德夫人写道。“在生活中我幸运地得到这份工作，而且我不能抵抗住它的吸引。你的父亲是个禽兽。宽恕我。”

对于路易丝来说，没有什么可宽恕的。她妈妈在热带太阳底下把皮肤晒得黝黑，看起来风采夺人。全身穿白，象一个黑发的兰纳·特拉。所以她要是和约翰·戈菲尔得或约翰·赫迪克在一起，而不和那个牙科医生呆在卧室里，仅仅是这样也是无可非议的。

“你知道你妈妈是什么吗？”一天晚上他对路易丝说。他们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他做的饭菜。

“她是一个巡航导游。”路易丝说。

“她是一个妓女，”牙科医生费尔德说。“我这样说不只是想让你感到不安，你要明白，我只是不想让你在任何虚伪的偶像面前鞠躬敬拜。有啥就说啥，即使当一把铁铲摇身变成一个犹太女人，它还是铁铲。”

“她是一个巡航导游。”路易丝争辩着。

“什么？再说一遍，她是那种人吗？”

“她是这样的人，在‘千岛公主号’上为那些愉快地度假的人服务，为他们组织游戏，安排活动，主持联谊比赛等等。”路易丝充分引用她妈妈寄给她的小册子中的话。

“你说啥？！她有什么资格占据这样一个位置？在我和你妈妈结婚之前，她在生活中所能找到的也仅仅是秘书之类的工作。秘书，有什么背景关系能让她一下子变成一个巡航导游？！”他用牙齿咬着他自己改做的烟斗。

“她一辈子中可能会成为各种各样的角色，只要她自己有机会去，在她22岁时……”

“你想要告诉我有关赫伯特·马希尔的事情吗？那次我碰巧在场。他根本没有回头看她一眼，尽管天知道她使尽浑身解数想让他转过身来看她一眼，她甚至会把裙子撩到她的大腿儿。很多人都转过身来看着她。这次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你做出十分粗鲁的事来让别人转过身来看你，这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那些转过身来看她的人中，并没有赫伯特·马希尔。”

“你看到了？”

“我是个傻瓜，我爱她。我是个十足的傻瓜，竟放纵激情吞没了理智的判断，所以我抛弃了完全合理的嫉妒心，并

和她结婚了。我不会再为这样的愚蠢行为而感到内疚，相信我。我知道她是怎样得到那份工作的，她和那班航船的一个头儿睡觉。我这样说不是让你惶恐不安，你要明白，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相依为命是极其重要的。”

“为什么要那样呢？”路易丝说。

他顿了顿，把叉子放在磨菇形的煎蛋卷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路易丝真的不希望是那样，但她没有对他说出来。她会不时地给她妈妈写一封信，关心那班航船，并建议说一个13岁的小姑娘在巡航船上也许一点也不显眼，她还可以把学校课本一起带去，大部分时间她可以呆在甲板下面。有一次她妈妈实际上是直接回复了她的暗指，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把路易丝带在身边更使她高兴的，但是船上的生活并不象她开始时让路易丝所相信的那样富有妙趣，她在船上确实整天有事务缠身，诸如聚会，联谊比赛，尤其是掷玩游戏，而且她在这项游戏中几乎是无人能匹敌了。但是一旦孤独的夜晚过去之后，她就不得不下去到甲板底层的小船舱里，这个船舱很小，几乎容纳不下她设发批发买下来的几套便装，所以它不是一个正在长大的女孩子所呆的地方。

路易丝当然正在长大。她等待已久的乳房开始稍稍隆起了，自从六年级她就一直盼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那时候人们都有月经期，而她却被遗忘了。这一时刻的到来是在她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夜。她跑回家告诉他爸爸，自从她妈妈出走之后，她好几次都生气她不在场，只好把这个事向他解释。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她父亲在向作出详细解说之后，问她。

路易丝背靠着椅子，等待着那诗一般的事实，做一个女人，并把新生命带到地球上来，多么美好的义务和职责。她爸爸在上中学的时候，写过大量的诗文。在他断定牙齿总是人们十分需要的一样东西之前，不管人们怎样轻易地忽视人的灵魂，即使在紧要关头，他也很少能经得住浪漫诗文的诱惑。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又说了一遍。

“我想我知道，爸爸。”

“这就是说，如果你要干一些恶心的事情，你就会惹上真正的麻烦，因为你有可能被人盯上。”

路易丝移开了她的目光，试图找理由来辩驳她的失望。

“不要瞎想，爸爸。如果至今为止我什么也没干，我也肯定不会去开始干。”

他们仍然住在一起，但从那时起二人中间就有了一道距离。费尔德医生并不明白，他的缄默来自于和他接近的那一时刻，当时她也许会欢迎他的多愁善感。他把他们之间的隔阂归罪于她妈妈的影响，因为他在墙上的广告下面发现了她妈妈的照片，但他没有敢把它们拿下来，担心这样做会使她在变得妩媚迷人的同时会变成一个殉道者。

“你从你妈妈那儿听到什么事？”他漫不经心地问着路易丝，他们一边坐下来吃着他做好的鸡脯肉。

“什么也没有，爸爸。只是收到过几封信，你不是打开过吗？”

“她没有送给你其他什么东西？象你底层抽屉里的糖果或一些图片什么的？”

“你一直偷看我的东西？”

“你妈妈是一个妓女，”费尔达医生说。“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伤害你，我只是不想让你还抱有什么幻想。”

“我妈妈是一个巡航导游，”路易丝愤愤地说。“很可能她还是一个最得力的人，因为人们已经让她同时在其它两条航线上工作。”

“哈哈”，他说。“你听她在信中说的。”

“我收到了她的来信，”路易丝说。“你认为她打算抛弃我吗？”

“请稍等一会儿。就如大象的一只眼睛在一秒钟内突闪了一下。如果她能委身于某个十分富有的人，而这个人又不想要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差不多长大的孩子；你怎么知道她去干这样的一份工作呢？即使还没有去把问题搞清。”

“也许要离开你。”路易丝说，但声音不大。

“如果她不是去和那些主人中的某一个周旋卖身，那她是怎么弄到这样一份差事的？该作如何解释？你已经长大了，完全可以鉴别这些事情，不过你还不很成熟，因为你会感到局促不安，所以你要学会作一些有价值的判断，要拥有比她更敏锐的价值感觉。她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份工作呢？”

“运用魅力，”路易丝说。“只要她想要，她就总能拥有消魂夺魄的魅力，而且她知道怎样去与人周旋。”

“不是我！”他咳嗽着说，有点肉卡在他的嗓子里。

“对我来说她一点魅力也没有。没有，绝对不会再有。那个野兽说的。”

“她也许很快就要回家来，”路易丝说。“我收到过一封信。”

“不是这儿，”我一拳头砸在桌子上说。“不是我的房

子，在我的房子里她将永不再受欢迎。她为什么要回家，那个臭婊子，那个男人的妻子知道了？”

“她想念我们。”路易丝说。

“那个贱货没有良心，”他说。“她骗不了我。她不会回到这儿来的，我给耗尽了，耗尽了。对我来说，她一点魅力也没有。”

她回来的时候，他正在码头上等着，在十二大街五十五号防洪堤那儿等着，胳膊上抱着二十多束玫瑰花，眼里满含着泪花，在寒风刺骨，严冬席地的码头上，她的眼睛流了一会儿泪，然后，给他一个蜡纸包装的东西，上面标着“向公主号航船致敬”的字样。她让他不要哭，她永远回来了，让他最好把鼻子擤一下，因为在船上她已签订了很多重要的合同。他们一想到让他做他们的牙科医生，他们就兴趣盎然激动不已。他对她向他介绍的每一个人致以微笑。除此之外，一个男人还和他亲切地握了手。他确信这个男人就是那个人，或肯定是那批人中的一个，因为好一会儿他都不敢相信，那个废物竟一个人走回她的船舱。

“那你怎么想起来找这样一份工作？”他问她。她正打开着包裹，把东西拿出来放在床上，整整齐齐的——衣服、毛巾、标着“在公主号上的愉快巡航”字样的衣服挂钩。

“这有什么关系，拉尔夫，我永远回家了。”

“我感到颤抖，多拉里丝，颤抖。你怎么去找了这样一份工作。”

“给你，路易丝”，多拉里丝说。“这些是给你的。”她递给她一叠图片，几块香皂，用公主号航船的赠送品包着。

“谢谢你，”路易丝说。“你看起来真漂亮。”

“我累了，”多拉里丝说。“我身体不太好。”

“你多愁善感，”拉尔夫说。“你怎么去找了这样一份工作？”

“我旧日的老板，你记得吧，安龙·弗罗里兹，那个律师，在我们结婚前我不是为他工作的吗？我时常地和他的妻子通过信件保持着联系，你知道，所以当我感到十分烦躁不安的时候，我开始写信去申请那些工作，我在杂志的广告中看到的，我请安龙推荐我一下，结果发现他的一个委托保护人拥有公主号航船。”

“那你太单纯了，多拉里丝，真的太单纯了，”他说。当他说累的时候，他就转向路易丝，“你看呢？你看呢？”

“安龙说就是没有他的帮忙，我也会得到那份工作，只要我会见老板一面，把它们买掉的那件事就是我去会谈的。不过他的推荐当然是有益的，因为我缺乏经验，这一点也许就会把我抛在竞争之外。”

“我想说那个，”拉尔夫说。“你需要的经验你肯定已具备了，而且正是你所有的才使你在船上获取得很多，这一点我敢和你打赌。”

“离开房间去，路易丝。”

“为什么？”他说。“她已经听过那些你打给情人们的电话。”

“我要离开这儿，”多拉里丝说着开始把东西扔回她的包里。“你一点也没改，我回来是因为你写信对我说你要改，但是我应该早就知道，你是决不会改的。”

“你呢，婊子！你改了吗？”他拿起桌头框上的那只钟

向她砸过去。她头一闪，那只钟便砸在墙上。

“你想要杀死我，”她尖声叫着。“你想要杀死我。路易斯，叫警察来。”

“你要是叫警察，我就打断你的胳膊，这是你妈妈和你爸爸之间的事，路易斯，如果我是你的父亲。”

“谋杀。”多拉里丝尖声地叫着。

他跑进卧室，把墙上的电话号码表一把撕下来。

“他比以前更疯狂了，”多拉里丝说。“你最好跑到楼下去打电话叫警察，他决不会让我活着离开这儿。”

“我要和你呆在一起。”路易斯说。

“去，快跑，这儿出了乱子，”多拉里丝说着，一边拧开浴室里的热水龙头，想找一个大水罐装上水用来砸他。

“你会做更有用的事情。”

路易斯是在里克尔付费电话亭里给警察打的电话，她一下子就哭开了，所以他们也没有问太多的问题。警察到的时候，路易斯在门廊上站在他们的后面，她能看到她妈妈那肿胀的脸，是撞在门上引起的，那只紫青的眼睛在鼓凸的面颊上颤动着。在后面的地上她能听到淋浴的哗哗声，她的父亲一边唱着歌。

“我不明白，”多拉里丝张开那肿胀的嘴唇笑着说。

“她说什么啦？”

“她说她父亲正在痛打她的母亲，是你吗？”那个警察说。

“我的女儿搞糊涂了，”她笑着说。“看看我，我看起来象心烦意乱的样子吗？”她不象，这一点路易斯可以看得出来。在她的一生中她看起来从没有那样愉快过。

自那之后，路易丝去和她的朋友科里在一起呆了三天，好让她的父母私下适当地重归于好。她把她曾挂在墙上的照片随身带着，以便让科里看看，她妈妈在巡船上看起来多漂亮。

三天后，多拉里丝·费尔德到她的妇科医生那儿，结果查明她没有怀孕，不象她一开始所怀疑的。但他的确发现了一种值得怀疑的状况，所以在之结束之前，她做了一个子宫切除手术。她的青春和她的美貌，还有她的女人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她深信这一点。她已38岁了，她已不再有征服男人的胃口了。

“该轮到你了，孩子，”她对路易丝说。他们一边浏览着在巡船上那时候的照片，把它们放在卧室外边的松木箱子里，因为房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张贴这些零乱的东西。“你自己就成这样的一个人了。”

“这是谁？”路易丝看着照片上站在船栏旁的那个男人问。在照片上，他用胳膊搂着一个金发碧眼女人，他不完全看着多拉里丝，但是路易丝能看得出他想那样，而表面上又克制着自己。

“那是莫顿·多里，那个著名的乐队指挥。”

路易丝根本没有听说过莫顿·多里，但自那以后，他却成了她最喜爱的乐队指挥，而且在学校里她告诉每个人，他甚至比汤米·多西还要著名。

“在这张照片上你看起来真漂亮。”

“一旦你失掉那孩童时代的脂肪，你会变得更美丽，路易丝，也许在你有月经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

“你父亲和你谈及生活了吗？”

“他当然谈，”路易丝说。“谁要他是我的父亲。”

“对他不要太苛刻。他有过梦想，他想成为一个诗人。”

“我知道。”

“当一个诗人，你在这个世界就不能生存。当一个牙科医生十分地困难，尤其是在你不愿迁入曼哈顿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在船上招来做他病人的那些人，然而，他们当然不是来格莱特·纳克来换牙的。狗屁。”

“你为什么回来了？”路易丝问。

“我累了，”多拉里丝说。“我的内心，你就是一个，你会那样做的。你能拥有你想要的一切，你知道，假如你遇到了那些正直的人。你会知道他们的一切。”

尽管拉尔夫的滑囊炎越来越严重（他说这是多拉里丝用电熨板打在他的脖子上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而且因为滑囊炎他的日常工作安排已减少到往日的一半，但费尔德夫妇正设法攒积足够的钱，为了让路易丝去伊丽莎白·阿登的“机会俱乐部”参加十几岁少年的每周减肥运动。她花去了十英镑，不过是花在晚间的集会上，它主要有一些茶点，黄油奶油等制的冰糕和萨克里产的草莓。娱乐活动包括一个吉普赛老妇人用玩扑克牌来给女孩子占卜算命。路易丝以前从来没有特别迷信过，但她看着看着就渐渐入了迷，那个老妇人能丝毫不差地说中每个女孩子的一些事实情况。当轮到她时，她不禁感到兴奋不已。

那个吉普赛人把十张人面扑克牌翻过来，摆成一列，“重要的人物，”她说。“你将会和重要的人物在一起，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知名人士，大明星。”

当路易丝回家的时候，她妈妈十分失望，因为花了那么多钱，她还没瘦下来。

“才两个星期呀，妈咪。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开端。”

“花了那么多，”多拉里丝说。“你遇到谁了，不要叫我妈咪。”

“我遇到了一个吉普赛人。”

“噢，真是天晓得。一个星期三百美元和二十个初进社交界的女孩子，你就遇到了一个吉普赛人。”

“她给我算了命，真的。她是一个了不起的算命的，她说我将会认识所有的知名人士。”

“他们会打电话通知我的，”路易丝说。“真的，我结识了几个好朋友。”

“吉普赛人，”多拉里丝说。“我早就知道了。”

有几个女孩子的确打电话叫她去曼哈顿吃午饭，但是她们当中没有人提及有关她们初进社交界的事。最后路易丝和阿顿的朋友们失去了联系，只有雷内，她还时常给她挂个电话。在这年秋天。她和多拉里丝商定让路易丝去一所市立大学。在那儿虽然没有机会真正地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但可以在智力上有所进步，或许她还能找到一份工作。一个夏天过去，她已经变得相当苗条。多拉里丝把在中学时学到的当秘书的技巧，在家里全部传授给路易丝，因此她才好不容易在菲力蒲和玫瑰公司找了一份差事。

“猜我今天看到谁了，我的宝贝，”她在电话里对雷内说。“格雷戈里·佩克。他站在离我一步半远的地方，他自然拼命地想把我抱进他的怀里，但他又害怕人们会说什么。嘿，嘿。”